

河留塔影

■民国 王枢

蒿赖河边处处沙，
停车难觅野人家。
应昌故址余孤塔，
倒印寒流影自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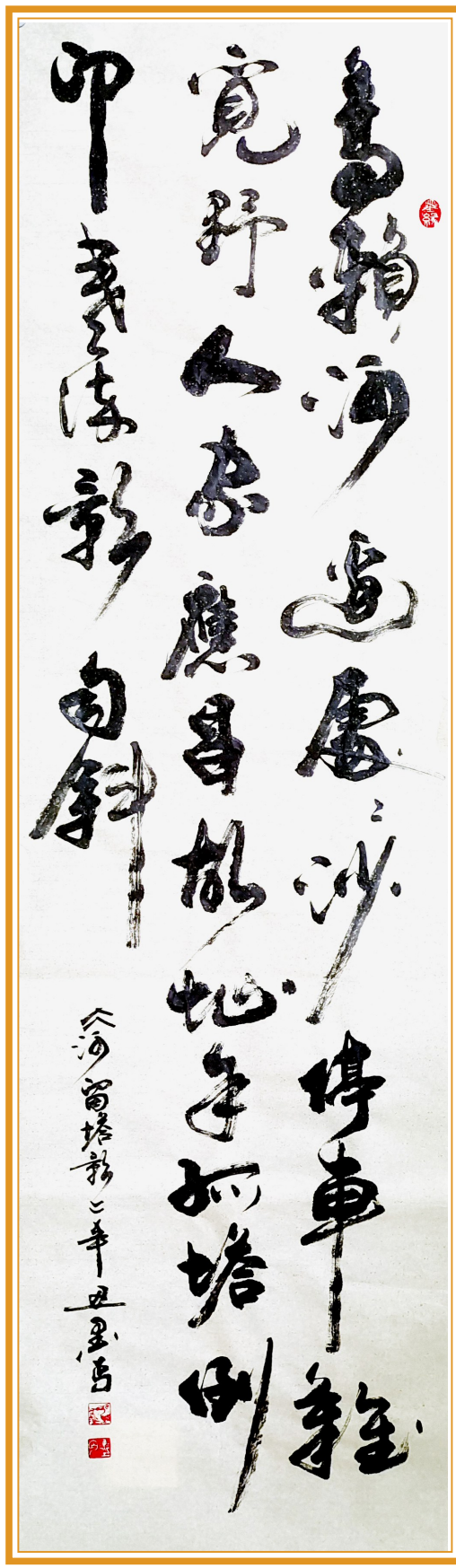
赏析：红酒

蒿赖河即耗来河，又名嗓子眼河，曲折蜿蜒于多伦诺尔、达里诺尔之间，是达里湖的四条给水河道之一。

“蒿赖河边处处沙”，这条弯弯曲曲的河边到处是沙土，给人荒凉的感觉。诗的开篇就把人情绪拉低。接下来写到“停车难觅野人家”，有多荒凉呢？把车停下来，找了很久，也没有发现一户人家，是一个偏远荒凉之地。第三句，“应昌故址余孤塔”应昌路又称鲁王城，是元代弘吉剌部兴筑的城郭，元代灭亡时，顺帝从大都北京、上都正蓝旗流落至此，是现今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经繁华的应昌路现在也只剩下一座塔，孤零零地站在那里鸟瞰旧城遗址，向人诉说往昔的繁华。元代诗人杨允孚在《滦京杂咏》中写道，“东城无树起西风，百折河流绕塞通。河上驱车应昌府，月明偏照鲁王城。”与此诗中的应昌路又形成鲜明对比，同一轮明月，时代不同，心境迥异，排遣的情绪自然大相径庭。最后一句，“倒印寒流影自斜”阵阵冷风吹过，塔的影子在飒飒风中颤动，好像倾斜了一样。清寒河水中倒映的塔影，构成“落花人独立，寒流影自斜”的场景。虽然，诗人用了“影自斜”，可是，影子怎么能够无缘无故自己倾斜呢？不过是把景融入了个人感情罢了。正如王国维所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这首写景抒情的诗篇，融汇了诗人内心的迷茫和叹喟，如一幅简笔画，情在景中，心已漂泊，怀古念今，令人遐思。



铅笔画 河留塔影 红酒



书法 梁英



张玉良 揭开老经棚尘封的过往

■王莹莹

近日，长篇纪实文学《老经棚·尘缘旧梦》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记叙了有经棚以来近300年的沧桑往事，是一部寻找克旗发展脉络、研究克旗历史的好书，具有丰富的史学价值。

《老经棚·尘缘旧梦》全书50余万字，老照片300余幅。书作者张玉良花费了近10年的时间，查找史料近万册，采访数千人，从经棚发展的各个层面揭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全书共10章，包括经棚源流、动荡流离、市井百态、商海钩沉、佳看飘香、匠人起家、路履沧桑、宗教庙会、翰墨墨医、燃情岁月。

张玉良从19岁开始写作，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里先后出版了《克什克腾草原公路文化》《拾零集》《公路赋解读》《回溯经棚》《静静的雨夜》《克什克腾旗公路交通志》等书籍，总量达300多万字。

打开旧时光阴

——读张玉良长篇纪实文学《老经棚·尘缘旧梦》

■素心

打开张玉良刚刚付梓的长篇纪实文学《老经棚·尘缘旧梦》，就打开了老经棚300多年的往事画卷。

爱书的人最大的欢喜就是得到一本好书，本人酷爱历史，相比于纯文学作品，书籍的历史属性更能激发我的阅读快感。

品读这本以海量史实为蓝本，详实记述了克什克腾旗经棚镇的历史变革、生息繁衍和市井百态的鸿篇巨制，我看到的是作家深爱家乡，深爱这片土地的拳拳赤子心。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论你走到哪里，不管你身归何处，故乡永远都是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存在。世人皆如是，张玉良自不例外。我们看到，他的故乡小镇经棚就像一条无形的绳索，始终捆绑着他，不论他在天涯海角，都会被拉回来。他就像一只展翅高飞的风筝，牵着他的那条绵长却又韧性十足的线始终都拴在经棚老宅的那棵果树上。而果树下就是他无忧无虑的童年，还有妈妈慈爱的目光。

作家刘亮程说：“文学写作，就是一场从家乡出发，最终抵达故乡的漫长旅程。”

我认为作家的日常写作是需要一个支点的，而这个支点一定是家乡，家乡所有气质都赋予他不一样的气质和财富。

克什克腾旗广袤的草原给了张玉良清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甘甜的泉水，还有风声、雨声、鸟语和花香。所有这些，都是他认识世界和家乡的介质。透过这些介质，家乡给了他独特的气息，这种气息就是他辨识世界、界定世界的不二准则。家乡则成了他独一无二的精神领地。

在当下，报告文学、非虚构、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等诸多门类纷纷亮剑出鞘，圈地造势。我认为，基于每个人的理解不同，各种提法都是合理存在的，没必要相看两厌，更多的应该是理解和包容。其实，他们之间既有相同和特质，又有不同内涵。有人这样定义这种新兴的文体：“纪实文学”是一种快速反应客观真实的现实生活的新兴文体，是报告文学的小说，也是小说的报告文学。它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可以有一定的虚构，但要有个限制。

《老经棚·尘缘旧梦》里，张玉良通过采访亲历者或者亲历者的后裔，在依据客观的历史文献、日记、照片等资料，用艺术性的手法，再揉入他的思想和写作经验，用文学手段表现反映出了老经棚300多年的历史、人物故事和现实生活。

作家历时十年完成的这部长篇著作，50余万字，老照片就有300多幅。那么多黑白照片，有战争年代的，有和平时期的，有生活的日常，又有小人物、大背景，还有家庭的、社会的；丰富多彩的老影像，哪一张不是弥足珍贵的历史瞬间，哪一张不沉淀着沧桑过往。

这本耗时10年，工程量巨大的著作，参考书目就有41种。既有旗志、县志，又有简史、人物传记、地名志、物质文化、民俗文化等多种文化的参考。可以说，这本《老经棚·尘缘旧梦》是集各家所长，多方摄取营养的上乘佳作。

本书十章，每一章都有不同的主题。从“经棚源流”讲起，到小镇的“动荡流离”，再到“市井百态”“商海钩沉”“佳看飘香”“匠人起家”，最后讲到“燃情岁月”中作家的文学梦想。老经棚沧桑变迁的300年跃然纸上的同时，笔者在跳跃穿梭间，带领读者在游历了北方重镇的自然风物后，又回归理性的思索与探究。

不止一次去过经棚，关于经棚的记忆总是零星的，散碎的。对于经棚的历史更是知之甚少，不是我不好学，而是缺少了原乡人的那种赤诚和热爱。通读此书，最大的感受就是张玉良为我们重塑了经棚的根骨与形象。他为我们整理构建了老经棚完整的骨架之后，又用文学的妙笔为这座沧桑古镇塑造了血肉和美学感官。

内蒙古赤峰市是个多民族大融合的城市。这里各民族聚居，在长期的生活繁衍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文化。在这片草原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经过几百年的碰撞擦出火花。而聚焦经棚，你会发现，这里就是广大北方地区的一个缩影。

岁月留痕，张玉良为我们梳理出了“走西口”“闯关东”这些移民大事件的脉络。而伴着那些为养家糊口而颠沛流离的工匠们的到来，也拉开了赤峰乃至整个北方游牧地区民族大融合的序幕。当年这些怀揣着梦想，从山东、河北、山西想闯一番事业的匠人们，在经棚驻足，为那个时代的“工匠精神”做了最好的定义。

其实，不论是工匠精神的诠释，还是闯关东、走西口等移民大事件的记述，如果结合现实社会考量，你会发现其中千丝万缕的关联。当年大量汉族人口的输入，诚然有统治者的成边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如今，大量人口的流出，也是经济大潮下一个时代的必然发展。不论是当年的输入，还是现在的输出，都是历史在特定时期的双向选择，这也正是张玉良本书的现实意义所在。

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文化的传承与知识密不可分。在人类历史中，文化、文明正是通过社会遗传方式延续下去的，又借助人们的不断创新而形成变化，由量变的积累和沉淀而最终导致质的飞跃，从而形成在质上明显不同的文化和文明。

一个地区的文化留存，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流传途径，比如报告文学、个人传记、纪实文学、乡野传说等等。张玉良此书的积极意义在于，他不同于正史，却是经棚这一特定的地域不可或缺的文化总结和补充。

孜孜不倦的探寻追究，永远是人类发展进步的基石。本书由点带面，借助一件件历史事件的客观陈述，再加以合理的想象来为他讲好老经棚的故事服务。由此可以断定，本书的写作意义决不是简单的复述历史，而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同时，为后世子孙燃起了一盏照亮前世今生的文化明灯。

张玉良是赤峰本土非常有影响的老作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始终笔耕不辍。陆续发表出版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影视剧本、史志、通讯等200余万字。他的文字细腻而有质感，柔软而又坚强。他时而客观，时而理性，时而抒情。在他的笔下，那些人物、老故事、老物件都鲜活了起来。

“在城镇的夹缝中，总有几处被遗忘的角落。我停留在小镇的西街头，眼前的旧城改造把过去的旧房屋全部扒倒，空荡荡的街巷显得那么幽静。”作家是敏感的，一旦触碰到这个塑造了他人格特征、思维习惯和心理定位的地方，他就会变得无比多情，无比忧伤。

张玉良说：老经棚是故乡尘封已久的历史缩影，是一部展现经棚300多年往事的画卷，是人间的尘缘旧梦。尘封，是记忆；打开，是光阴……



克什克腾融媒 (客户端app)



克什克腾信息报 (二维码)



克什克腾电视台 (公众号)

有空来坐坐

■董川北

好说歹说，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亲，终于卖掉了家里那头老黄牛，进城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了。

父亲来的第二天，恰逢周末，我打算带着他下楼去熟悉小区环境。正要开门，突然听到门外有动静，我从猫眼里看到，隔壁的刀疤叔在等电梯。身后的父亲问我：“咋不走，洞里看到了啥？”

我低声说：“邻居也出门，我们等两分钟再出去。”

“这是为啥？”父亲惊讶地问。

“免得打招呼，尴尬。”看着瞪大了眼睛的父亲，我解释道：“城里人都这样，大门一关，老死不相往来。就算十几甚至几十年的老邻居，也是如此。人们各自带着自己的隐私在生活，不愿意被人打扰。”

父亲摇摇头，觉得不可思议，喃喃地说：“咱乡下，端着饭碗也去邻居家串门，那才有人情味儿……”

“慢慢您就习惯了。”我笑着对父

亲说。

刀疤叔，是我在背后给邻居取的绰号。他五十出头，瘦弱黧黑，左侧额头到眉心，有一道狰狞的刀疤。我猜测，他年轻时应该是个小混混，刀疤是打架留下的。反正无论怎么看他，都不像个好人。所以我经常警告10岁的儿子，别跟邻居说话，尽量躲着他。虽然与刀疤叔做了一整年的邻居，哪怕在电梯门口偶遇过两次，我也假装打着电话，没跟他讲过一句话。

可没想到的是，父亲来的第三天，我刚下班回来，儿子就跑过来，在我耳边告状：“爷爷中午做饭，去邻居家借酱油了！我还听到，爷爷跟那个刀疤爷爷有说有笑，还让刀疤爷爷有空过来坐坐呢！”

我都闷半天，劝父亲说：“城里不比在农村，人心难测，您少跟外人来往。也只有乡下，民风淳朴，知根知底，人们才会客气地说那句‘有空来坐坐’。”

父亲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

我又问：“厨房不是还有酱油吗，您借什么酱油？”父亲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尴尬地笑了笑。

意外的事情，发生在半个月以后。凌晨两点，我在睡梦中，右下腹突然剧烈疼痛，我猜测是急性阑尾炎。豆大的汗珠滚落而下，我痛得满床打滚。爱人出差未归，儿子急得团团转。这时，父亲毫不犹豫地敲开了邻居的门——刀疤叔穿着睡衣跑过来，先打了120电话叫急救车，然后二话不说，把我背在他瘦弱的背上，匆匆地下楼……

挂号、交费、检查、办住院手续，刀疤叔马不停蹄地忙着。天边泛起鱼肚白时，他才疲惫地对父亲说：“老哥，都办好了，只是小手术，您别太担心。我回去眯一会，八点要上班……”

我躺在床上，模糊地看着刀疤叔远去的背影。心怀感激，我轻声问父亲：“这刀疤叔……您知道，他姓啥吗？”

“姓张，弓长张。”父亲说，“误解总是源于缺乏沟通。他额头上的不是刀疤，而是伤疤。年轻时骑摩托车，为了避让突然从路边跑出来的小女孩，自己撞在了电线杆上……”

我当初对父亲的责怪，现在变成了由衷的钦佩。父亲初来乍到，就敢于打破城里人的规矩，去主动敲开邻居家的门，同时也敲碎了彼此的隔阂。

“等出院，回家以后，让张叔有空来坐坐。”我眼里噙着泪花，无比惭愧地对父亲说。

“月亮是那崇高而不可及的梦想，六便士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赚取的卑微收入。多少人只是胆怯地抬头看一眼月亮，又继续低头追逐赖以温饱的六便士。”这是《月亮与六便士》里的一段话。

现实又何尝不是如此，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月亮。大家都想要追寻心中的月亮，可是奈何六便士才是真正需要的东西，没有六便士带来温饱，又怎能去追寻月亮的勇气。在这个物竞天择的世界里，你我皆是追光人。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你我同在一条洒满月光的林荫道，月光朦胧如夹杂玫瑰的晨雾那样温柔，又像是情人的密语，那样芳

醇；低低地，轻轻地，像微风拂过琴弦，像落花飘零在水上。即便如此，我们也在朦胧的月光的照耀下，追逐那六便士，追逐着生存的本能。

这个世界就如同张爱玲所说：“笑，全世界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对的事实就是如此，世界都可以分享你的微笑，但痛苦只会让你自己承担。你成功，世界与你一同喜悦，你失败世界上没人可以分担你的痛苦。午后的第一缕阳光，来自遥远的太阳；你的成功来自那遥不可及的梦想。

有的人生来平庸，但在追寻梦想的路上不卑不亢，向着崇高的梦不断前行；而有的人纵然是高贵，但就连大步向前都不愿。追梦路上你我皆为

过客，不知何时、何地、何人触碰到了月亮，更不知如何暂停，只能通过赚取六便士来铺出一条可以碰到月亮的路。

人的一生就如同草木，经历荣枯，看似稍纵即逝，实则无比艰难。我们有什么理由在追梦路上停滞不前呢？似乎没有。无论他人或自己在追寻月亮的路上都应努力。经历几场春日芳菲，看几度新月变圆，总有一天我们能追到月光的尽头。

半山腰拥挤，我们山顶见。通往山顶的路很苦，但不要担心，这一路都有月光陪伴着我们。



月光

经棚一中李梓嘉